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一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水滸傳新考

胡適

——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序——

(一) 水滸版本出現的小史

這三百年來，大家都讀慣了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，很少人知道水滸傳的許多古本了。水滸傳古本的研究只是這十年內的事。十年之中，居然有許多古本出現，這是最可喜的事。

十年前（民國九年七月）我開始做『水滸傳考證』的時候，我只有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和坊間通行而學者輕視的征四寇。那時候，我雖然參考了不少的旁證，我的許多結論都只可算是一些很大膽的假設，因為當時的證據實在太少了。（胡適文存卷三，頁八一——一四六。）

但我的水滸傳考證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，遂開了搜求水滸傳版本的風氣。我的考證出版後十個月之內，我便收到了這些版本：

(1) 李卓吾批點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的第一回到第十回，日本岡島璞翻明刻本。(一七二八年刻。)

(2) 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的日本譯本，岡島璞譯。(一九〇七年排印。)

(3) 忠義水滸傳百十五回本，與三國志演義合刻，名為英雄譜，坊間名為漢宋奇書。(有韓飛的序，似初刻在崇禎末年。)

(4) 百二十四回本水滸傳。(光緒己卯，即一八七九年，大道堂藏版，有乾隆丙午年的序。)

此外我還知道兩種版本：

(5) 百十回本忠義水滸傳，也是與三國志合刻的英雄譜本。(日本鈴木虎雄先生藏。)

(6) 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，明刻本。(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藏，有楊定見序。)

這兩種我當時雖未見，却蒙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先生把他們的回目和序例都鈔錄了寄給我。

我有了這六種版本作根據，遂又作了一篇水滸傳後考。(胡適文存卷三，頁一四七—一八四。)

這是民國十年六月的事。

民國十二年左右，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出現，涵芬樓得了一部，我自己得了一部，還有別人收着這本子的。後來北京孔德學校收着一部精刻本，圖畫精緻可愛。

民國十三年，李玄伯先生的姪兒興秋在北京冷灘上得着一部百回本忠義水滸傳。據玄伯說（重刊忠義水滸傳序）

觀其墨色紙色，的是明本。且第一冊圖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，尤足證明即郭英（適按，當作郭助）在嘉靖年間刻於新安者。明代水滸面目，遂得重睹。

我不曾見着興秋先生的原本，但此書既名「忠義水滸傳」，似非郭武定的舊本，因為我們從百二十回本的發凡上知道「忠義」二字是李卓吾加上去的。新安刻工姓名，算不得證據，因為近幾百年的刻圖工人，要算徽州工人為最精，至今還有刻墨印的專業。故我們只能認李先生的百回本是李卓吾的忠義水滸傳的一種本子。（玄伯的本子沒有「引首」一段，只從張天師祈禳起，與日本翻刻的李卓吾本稍不同，不知是否偶闕這幾頁。）

玄伯先生於民國十四年把這部百回本標點排印出來，於是國中遂有百回本的重印本。（北京

錫拉胡同一號李宅發行，裝五冊，價二元七角。）

前年商務印書館把涵芬樓所藏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也排印出來，因為我的序遲遲不能交卷，遂延到今年方才出版。

總計近年所出的水滸傳版本，共有下列各種：

甲 七十一回本（金聖歎本）

乙 征四寇本（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本）

丙 百十五回本（英雄譜本）

丁 百十回本（英雄譜本）（鈴木虎雄藏）

戊 百二十四回本（胡適藏）

己 李卓吾忠義水滸傳百回本

（1）李玄伯排印本

（2）日本岡島璞翻刻前二十回本

(3) 日本岡島璞譯本

庚 忠義水滸全書百二十回本

(二) 十年來關於水滸傳演變的考證

十年前我研究水滸傳演變的歷史，得着一些假設的結論，大致如下：

(1) 南宋到元朝之間，民間有種種的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。有宜和遺事和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可證。

(2) 元朝有許多水滸故事，但沒有水滸傳。有許多元人雜劇可證。

(3) 明初有一部水滸傳出現，這部書還是很幼稚的。我們叫他做「原百回本水滸傳」。這部書也許是羅貫中做的。

(4) 明朝中葉，約當弘治正德時代，另有一種七十回本水滸傳出現。我假定這部書是用「原百回本」來重新改造過的，大致與現行的金聖歎本相同。這部書也許是「施耐菴」作的，但「施

耐菴」似是改作水滸傳者的托名。

(5)到了明嘉靖朝，武定侯郭勛家裏傳出一部定本水滸傳來，有新安刻本，共一百回，我們叫他做「百回郭本」。我假定這部書的前七十回全採「七十回本」，後三十回是刪改「原百回本」的後半部的。「原百回本」後半有「征田虎」和「征王慶」的兩大部分，郭本都刪去了，却加入了「征遼國」一大段。據說舊本有「致語」，郭本也刪去了。據說郭本還把閻婆事「移置」一番。這幾點都是「百二十回本」的發凡裏指出的郭本與舊本的不同之點。（郭本已不可得，我們只知道李卓吾的百回本。）

(6)明朝晚年有楊定見袁無涯編刻的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出現。此本全採李卓吾百回本，而加入「征田虎」「征王慶」兩大大段；但這兩段都是改作之文，事實與回目皆與別本（征四寇，百十五回本，百十回本，百二十四回本）絕不相同；王慶的故事改變更大。

(7)到金聖歎才有七十一回本出現，沒有招安和以後的事，却多盧俊義的一場夢，其他各本都沒有這場夢。

(8)七十一回本通行之後，百回本與其他各本都漸漸稀少，於是書坊中人把舊本水滸傳後半部印出單行，名爲「征四寇」。我認征四寇是「原百回本」的後半，至少其中征田虎王慶的兩部分是「原百回本」留剩下來。

這是我九年十年前的見解的大致。當時水滸版本的研究還在草創的時期，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，我都不曾見着，故我的結論不免有錯誤。最大的錯誤是我假定明朝中葉有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滸傳。（胡適文存卷三，頁一七一——一七六。）但我舉出的理由終不能叫大家心服；而我這一種假設却影響到其餘的結論，使我對於水滸傳演變的歷史不能有澈底的了解。

六七年來，修正我的主張的，有魯迅先生，李玄伯先生，俞平伯先生。
魯迅先生的主張是：

原本水滸傳今不可得。……現存之水滸傳，則所知者有六本，而最要者四。

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，前署「東原羅貫中編輯」，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，單行本未見。……文詞蹇拙，體制紛紜，中間詩歌亦多鄙俗，甚似草創初就，未加潤色者。雖

非原本，蓋近之矣。……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，亦英雄譜本……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，文詞脫略，往往難讀，亦此類。

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……武定侯郭勛家所傳之本……今未見。別有本，亦一百回，有李贄序及批點，殆即出郭氏本，而改題爲「施耐菴集撰，羅貫中纂修」……文辭乃大有增刪，幾乎改觀，除去惡詩，增益駢語，描寫亦愈入細微。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節，即多於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餘。

三曰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，亦題「施耐菴集撰，羅貫中纂修」……全書自首至受招安，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；破遼小異，且少詩詞，平田虎王慶，則并事略亦異。而收方臘又悉同。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，特於字句稍有更定……詩詞又較多，則爲刊時增入……

發凡云：「古本有羅氏致語，相傳燈花婆婆等事，既不可復見，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，有嫌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，皆失。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，甚善。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，猶是小家照應之法，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。」是知水滸有古本百回，當時「既

不可復見；又有舊本，似百二十回，中有「四大寇」，蓋謂王田方及宋江，即柴進見於白屏風上御書者。郭氏本始破其拘，削王田而加遼國，成百回；水滸全書又增王田，仍存遼國，復爲百二十回……然破遼故事，盧亦非始作於明。宋代外敵憑陵，國政弛廢，轉思草澤，蓋亦人情，故或造野語以自慰；復多異說，不能合符，於是後之小說，既以取捨不同而紛歧，所取者又以話本非一而違異。田虎王慶在百回本與百二十回本，名同而文迥別，殆亦由此而已。惟其後討平方臘，則各本悉同，因疑在郭本所據舊本之前，當又有別本，卽以平方臘接招安之後，如宣和遺事所記者……然而證信尙缺，未能定也。

總上五本觀之，知現存之水滸傳實有兩種：其一簡略，其一繁縟。胡應麟（筆叢四十一）云：『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，尙極足尋味。十數載來，爲閩中坊賈刊落，止錄事實，中間游詞餘韻，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，遂不堪覆瓿。復數十年，無原本印證，此書將永廢。』

應麟所見本，今莫知如何。若百十五回簡本，則成就殆當先於繁本，以其用字造句，與繁本每有差違，尙是刪存，無煩改作也……

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……爲金人瑞字聖歎所傳，自云得古本，止七十回，於宋江受天書之後，卽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嵇叔夜終……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，惟刊去詩語特多；百廿回本發凡有『舊本去詩詞之繁累』語，頗似聖歎真得古本。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，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……（中國小說史略，頁一四一——一四八）

魯迅先生之說，很細密周到，我很佩服，故值得詳細徵引。他的主張，簡單說來，約有幾點：

（1）水滸古本有兩種，其原百回本在晚明已不可復見，但還有一種百二十回的舊本，中有『四大寇』，謂王、田、方、及宋江。

（2）也許還有一種古本，招安之後卽接鉞征方臘。

（3）這些古本的真相已不可考，但百十五回的文字『雖非原本，蓋近之矣。』

（4）一百回的郭刻本與李卓吾本，刪田虎王慶兩大段，而加遼國文字，大有增刪，幾乎改觀，描寫也更細密。

（5）一百二十回本的文字，與百回本幾乎無分別，加入改作的田虎王慶兩大段，仍保存征遼一

大段。

(6) 總而言之，水滸傳有繁本與簡本兩大類：百十五回本，百十回本，與百二十四回本，屬於簡本；百回本與百二十回本，屬於繁本。明人胡應麟（生一五五一，死在一六〇〇以後）以爲簡本是後起的，是閩中坊賈刊落繁本的結果。魯迅先生則以爲簡本近於古本，繁本是後人修改擴大的。

(7) 七十回本是金聖歎依據百回本而截去後三十回的，爲水滸傳最晚出的本子。

第

卷

第

第

俞平伯先生的『論水滸傳七十回古本的有無』（小說月報十九卷四號，頁五〇五——五〇八），即採用魯迅先生的主張，不承認有七十回古本。魯迅先生曾說：

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……比郭氏本出，始著耐菴，因疑施乃演爲繁本者之託名，當是後起，非古本所有。

平伯承認此說，列爲下表：

簡本百回 羅貫中

繁本百回 施耐菴 羅貫中

金本七十一回 施耐菴

平伯又指出聖歎七十一回本的特點，除掉偽作施耐菴序之外，只多了第七十一回的盧俊義的一場惡夢。平伯以爲這一夢是聖歎添入的。他說：

依適之後考的說法……是各本均無此夢也。適之以爲聖歎會有的古本，豈不成爲孤本乎？

※

※

※

※

李玄伯先生（宗侗）重印百回本水滸傳時，做了一篇很有價值的讀水滸記，其中第一節是「水滸故事的演變」很有獨到的見解。玄伯先生說，水滸故事的演變，可分四個時期：

第一個時期，先有口傳的故事，不久即變成筆記的水滸故事。這時期約當北宋末年以至南宋末年。玄伯說：

這種傳說當然是沒有系統的，在京東的注意梁山灤，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，在兩浙的注意平

方臘。並且各地還有他所喜愛的中心英雄。

這還是水滸故事口傳的時期。這時期的經過不甚久，因為南宋時已經有了筆記的水滸故事了。

玄伯引龔聖與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序和宣和遺事爲證。他說：

但是那時的記載……只是短篇的。這種本子現時固然逸失了，我卻有幾個間接的證據。

(一)現在水滸傳內，常在一段大節目之後加一句「這個喚作……」如……「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。」大約以前有段短篇作品，喚作「智取生辰綱」，所以結成長篇以後，還留了這麼一句。

(二)宋江等在梁山，忽然敍寫他們去打華州，似乎非常的無道理。但是我們要明白了初步的水滸是短篇的，是無系統的，就可明白了這無道理的理由。上邊我說過，梁山左近有梁山的水滸故事，京西有水滸故事。龔聖與的贊有四處「太行」字樣，足可證說宋江等起於京西的，在當時頗盛行。華州事即京西故事之一。後人想綜合京東京西各種爲一長篇，想將宋

江從京東搬到京西，只好牽出史進被陷，……以作線索了。

玄伯又說：

這些短篇水滸故事，是與元代的雜劇同時或稍前的。元曲的水滸劇即取材於這些篇。因為他們的傳說，作者，產地的不同，所以內容常異，雜劇內人物的性格也因取材的不同而不一致。第二個時期，約在元明之間，『許多的短篇筆記，連貫成了長篇，截成一回一回的，變作章回體的長篇水滸故事。』玄伯很大膽地假定當時至少有所謂『水滸四傳』：

第一傳的事蹟，約等於百回本的第一回至第八十回所包含的，就是從誤走妖魔起，至招安止。

第二傳是百回本的第八十回至第九十回，平遼一段。

第三傳是百回本所無，征田虎王慶一段。

第四傳是百回本第九十回至一百回，平方臘一段。

爲什麼說水滸四傳，而不說一傳呢？

重要的理由是四傳內的事蹟互相衝突。在短篇的時候，各種故事的產生，地點不同，流傳不同，

互相衝突的地方在所不免。如果當時就直接的成爲一傳，……自應刪去衝突字句，前後照應。現在所以不如此者，恰因是經過四傳分立的階級，在合成一傳則衝突者，在四傳各身固不必皆衝突也。

玄伯舉了幾條證據，第一條卽是我十年前指出王進卽是王慶的化身。（水滸傳考證頁一二五，後考頁一五九——一六一。）玄伯不信我的主張，他的解釋是『兩傳或者同一藍本』。第二條是我九年前指出智真和尚兩次送給魯智深的四句終身偈語，前後不同，我疑心前四句是七十回本所獨有。（後考頁一七三——一七四。）玄伯說：『以前大約相傳有智真長老贈四句言語的這回事，兩傳皆竊仿罷了。』第三條證據是前傳的蓼兒洼是梁山泊的一部分，而方臘傳裏卻把蓼兒洼認爲楚州南門外的一塊地方。

玄伯又說：

卽以文體而論，四傳亦不甚相同，且所用地名，亦多古今的分別，皆足證明各傳非一人一時之所集，更足證各傳集成時的先後。前傳及征方臘傳，征二寇傳較老，征遼傳次之。征方臘傳所用

宋代地名最多。……前傳經後人修改處似較多。……

第三時期，約在明代，『即將水滸長篇故事，或二傳，或三傳，或四傳，合成更長篇的水滸傳百回本』即合三傳（前傳，征遼，征方臘）而成，百二十回本即合四傳而成者。……因為他們是分開的，自成一段，所以合二傳，三傳，四傳，皆無不成。」

第四時期，即清初以後，『田王，征遼，方臘三傳皆被刪去，前傳亦被刪去七十一回以後的事蹟，加了盧俊義的一夢，變作現行的七十回本。這種變化，完全是獨出心裁。他雖假託古本，這個古本卻似並未存在過。』

李玄伯先生之說，有很大膽的假設，有很細密的推論，我也很佩服，所以也詳細摘鈔在這裏。

（三）我的意見

玄伯先生的四期說，我最贊成他的第一時期。他指出最初的水滸故事是短篇的，沒有系統的，不一致的，並且各地有各地最喜歡的英雄。玄伯是第一個人發見這種『地方性』，可以解決許多困難。